

我研究的是生态文学,生态文学在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情感表达,这个情感表达特别需要细节来承载和体现。在生态文学创作中,作家们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反思,挖掘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深层根源,这些固然重要,但还不是生态文学的主要功能。

21世纪的今天,破坏自然意味着什么?保护自然有多重要?这些道理人人都明白。但仅仅明白是不够的,重要的是行动,是改变。行动与改变需要从每个人开始。我们需要俯下身去,认真注视脚下的土地——因为脚下土地上发生的事情,就是地球的事情。

深秋,稻谷已经收割完毕,稻田里很是寂寥。在稻田的一角,却有一丛稻子被农人收割时遗落了。远看去,像一个粗心、潦草的农人干的活;近观之,那丛稻子却藏着玄机——哦,有一个鸟巢,巢里小鸟在叽叽鸣叫。

立时,我明白了农人的用意。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位农人叫什么名字,但对他的敬意,已经油然而生。

暑期,我的朋友林强去外地度假。临走前,越野车停在自家院子里。度假回来后,他准备把车擦洗一下,干干净净开出去上班。当他拿着抹布来到车子前,发现挡风玻璃的两个雨刷器中间多了一个鸟巢,巢里有5枚鸟蛋。不一会儿,鸟妈妈

村里的戏台

朱顺清

戏台位于村子中间,台基由青石砌成,台面铺满厚厚的木板,4根楠木柱子擎起一方天地,乍一看,端的气宇轩昂。

夜幕低垂,热场的鼓点响起来。村民们急匆匆从田垄间、从溪水畔、从炊烟袅袅处聚集到了戏台前。

锣鼓喧天,唢呐高奏。演员们身着戏服,在舞台上演绎悲欢离合的故事;翻墙的张生、采桑的罗敷、喊冤的窦娥、砍柴的刘海……台下的村民呢?聚精会神地看着,时而欢笑,时而叹息,人人都沉浸在这美妙的戏曲世界中……

——这是村里以前的样子。上世纪90年代,村里的后生陆续南下打工,继而,中年人也跟去了。村庄里只剩下一些老人,守着数亩薄田,还有那座寂寞的戏台。

戏台上堆满了枯叶。两棵古樟树,在戏台两旁歪着身子,保持着听戏的姿势,也不管你唱与不唱。它们的年轮圆了一圈又一圈。

10年前,村里通了柏油路、装了太阳能路灯,样貌改观了不少,而戏台孤寂依旧。每天在戏台边转悠的老人们,兜里揣着儿女们寄回的养老钱,却总觉得失了魂一样,眼神空洞洞的,一些老人干脆随子女进城去了。只有村西头的杨老爹,硬是不肯进城。他总在黄昏时分,一个人拄着拐杖蹒跚而至,痴痴地坐在戏台前的石头上,直到暮色一点一点吞没了戏台。

寂寞的戏台,会永远如此吗?

那个时候趴在戏台前看戏的马平,在外面做了几年文旅策划,响应政府号召,回到了村里。围着那破败的戏台转了好几圈,马平的眼睛越来越亮。

“这戏台,是咱们村的魂呐!”他一拍大腿,开始张罗重修戏台。

杨老爹知道后,几通电话,把村子的老人给叫了回来。老人们拿出儿女给的养老金,马平笑着都给挡了回去。钱由项目出,力气大家一齐使。于是,清苔藓的、补台板的、漆柱子的、挂灯笼的……老人们搬不动重物,便坐在一旁递工具,目光灼灼,仿佛修补的不仅是戏台,而是他们逝去的日子。

戏台重开那日,盛况空前。大红灯笼高高挂起,节能电灯将戏台照得通明。市花鼓戏剧团为老人们唱响了他们最熟悉的《刘海砍樵》《打铜锣》《补锅》。锣鼓一响,台下白发苍苍的头颅便齐齐抬起,混在其中的,还有不少闻讯赶回来的中年人和好奇张望的学生娃。马平扶着杨老爹坐在第一排,刘海一声“胡大姐你是我的妻婆”刚唱罢,杨老爹浑浊的眼里就滚下泪来。

自此,戏台真的活了,它属于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村里每周都有演出,有时是请来的专业班子,更多时候是村民自排自演。年轻一点的跳起了广场舞,老汉们敲响了锣鼓,唢呐声声将平常的日子吹得热辣滚烫。戏台之下,又重新聚起人气儿,说笑声、议论声、甜美的叫卖声,交织沸腾。

初冬之夜,又一出戏散场了。人群渐渐散去,空气中还弥漫着烟草与尘土混杂的气息。马平走在最后,回头一望,见杨老爹还站在戏台中间,仰头看着那盏最亮的灯。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老长,笔直地投在簇新的台阶上。

马平没有打扰他。他明白,老人心头那无底的空洞,如今已被这喧腾的锣鼓、熟悉的曲调,还有这戏台上重新亮起的灯火,一寸一寸地填满了。

戏台上,演出的是戏;戏台之下,生活的是人。这重新热闹起来的戏台,说到底,不就是让这人间的乡情,永不褪色吗?

那些美的瞬间

李青松

觅食回来了——是一只环颈斑鸠。

林强笑了,他没去碰那个鸟巢和巢里的鸟蛋。他心想,等斑鸠把小鸟孵出来,再开这辆车吧。于是,从那天开始,林强步行上下班。直到小斑鸠出壳,5只小斑鸠的翅膀一天天硬实,终于长出了羽毛,随斑鸠妈妈飞走了,他才恢复了开车。

我所居住的城市旁有一条河流,河边生长着菖蒲、芦苇、水葱。一位老人正在河中游泳,远远看去,他花白的头发,如同一蓬枯草在河面上漂移。老人名叫顾亮,原是一名邮电职工,今年78岁,退休多年了。他性格开朗,喜欢锻炼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他以游泳来锻炼身体,是那种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蛙泳,每天都要游泳1000米。

此时,在阳光的照射下,河水泛着白色的波光。老人并不孤独,在他游泳的时候,一群一群的鱼,在他的身前身后游着。偶尔,还有那么两条鱼跳出水面,调皮地划出弧线,弄出一些水花。一只白鹭飞来,索性落在那蓬“枯草”上面,四处打量。老人照旧游泳,没有驱赶它。也

许,白鹭早就跟老人熟悉——那蓬枯草是它偶尔栖息的小岛吗?还是它经常歇脚的移动的巢呢?

白鹭站不稳,尾巴一翘一翘。白鹭飞起来,在空中振动了几下翅膀,收拢之后又落回那蓬枯草上。老人向前游着,嘴里不断吹气,溅起的水花落在白鹭的羽毛上。白鹭抖一抖水珠儿,继续站在那蓬枯草上,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

我在河边看到此情此景,赶忙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京雄高速永定河特大桥往南300米,有一处细沙崖壁,可能存在夏季防洪隐患。2024年6月,承担清除隐患任务的北京建工集团的铲车开来了,准备铲除细沙崖壁,进行护坡施工。然而,没想到的是,细沙崖壁上居然有150多个圆洞,这些圆洞竟然是崖沙燕的巢穴——里面挤满了毛茸茸的小脑袋。当时正是崖沙燕的繁殖季节,有200多只雏鸟尚未出巢。如果按照原方案施工,就会危及小燕子的生命。怎么办?关键时刻,领导和专家们都赶来了,现场勘查,现场研究,最后作出决

定,暂停施工,铲车及施工人员有序撤出,用警戒带临时封控现场,禁止任何人为活动对繁殖期的崖沙燕造成干扰,待崖沙燕繁殖期结束、幼鸟学会飞行并迁离此处后,再进行施工。

现在,这里是什么情况呢?不久前,我到这里一探究竟才知晓,施工单位另行制定了方案——在那片细沙崖壁周围筑起了围堰,并蓄水建成一个湿地公园(湿地里的小鱼小虾及水生昆虫成为崖沙燕的食物)。也就是说,这片崖沙燕栖息地将被永久保留下来。

这些年,我在采访中不断遇见这样的故事,让我一次次感到,生态的关键问题正在于处理好“关系”: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,甚至万物与地球的关系。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,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道路。这同样也是生态文学最需关注的地方。

我们所处的时代,虽然以智能化、大数据为显著表征,但其根本特性应该还是“绿”与“美”。“绿”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,“美”是发展的目标,也是生活的目标。“美”还包含着这样一些词汇——快乐、安宁、健康、幸福——这些都是我们所追求的根本的东西。

我眼前的这些画面,谁能说不是“美丽中国”最形象、最生动的展示呢?

◀油画《晨雪》,作者韩景生,中国美术馆藏。